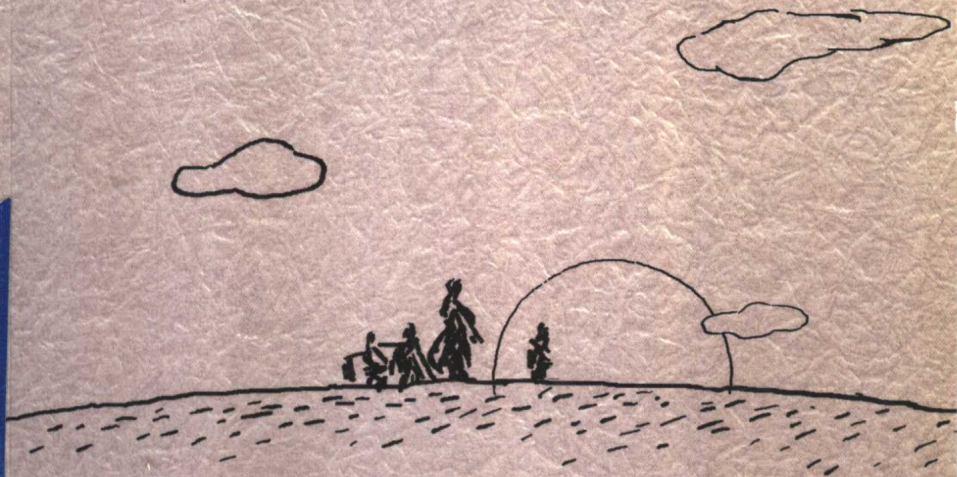


新人·新作·新媒体

西天

顾湘（紫霞）

- 通天河
- 火焰山
- 七绝岭
- 波月洞
- 小雷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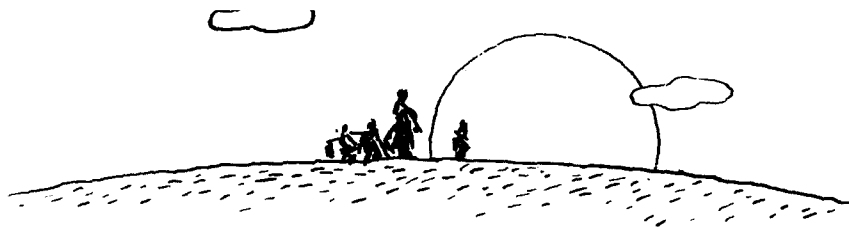
同心出版社

1247.7

新人·新作·新媒体

西天

顾湘（紫霞）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天/顾湘著. —北京:同心出版社, 2001.
ISBN 7-80593-561-0

I. 西… II. 顾…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1283 号

同心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西街 21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010)84276223

有色曙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字数: 168 千字 印数: 1—7000 册

定价: 12.80 元

目 录

西天	(1)
第一章 通天河	(3)
第二章 火焰山	(30)
第三章 七绝岭	(89)
第四章 波月洞	(112)
第五章 小雷音	(166)
侠客游记	(195)
第一回 侠客湘湘	(197)
第一个故事	(197)
第二个故事	(205)
第二回 侠客游记	(206)
第一个故事	(206)
第二个故事	(211)
第三回 游记 VS 湘湘	(219)
画皮	(223)
幻想主义	(233)

西 天

第一章 通天河

1

沙停下脚步，唤了一声：“行者。”

行者便也止了步，回头微微一笑问：“什么事？”

沙迟疑了一下问：“我们怎么开头？”

行者道：“什么怎么开头？”

沙道：“我们的行程从哪里开始呢？”

行者道：“有关系么？”

沙道：“一路行来，千山万水，艰苦卓绝，斩妖除魔无

数，我怎么记得住呢？”

八戒听着插嘴说：“那就不要记住好了，前头还有鸟语花香、风月无边，你记那些做什么？”

沙摇摇头说：“我想记住。”

沙苦恼地说：“可我总记不住。”

“有的时候，觉得开头很难。最难的事就是开头，只要头开好了，接下去就容易了。有的时候一件事是怎么开头的，你根本就来不及发现，它已经开始了，继续下去却要费你一辈子的力气，仍然觉得很吃力。就像肩上的行李担子，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扛起的，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行程怎么开头。并且要扛下去一路，因为，我不知道西天在哪里，行程在哪里终结，抑或西天才是真的起点。”

“我一无所知。”

“在路上，我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我是不是在路上。”

“行者，你……”

沙一个人喃喃低语：“从哪里开始呢？”

只听八戒老早跑到前头去，喊了一声：“通天河！”

沙一惊，一抬头见行者赶了上去，连忙也追上前去。

月光照在河水上，河面广袤无边，黑色的、银色的、金黄色的，以及惨白色，滚滚翻腾不休。耳边尽是滔滔浪响，好像整个世界都是水，只有自己落脚的这一块浮土。在黑夜里，幽幽中，看不见其他的地面，只有水，猖狂盛世，布满浩天邈地。世界的一开始，就是这样。连落脚的一点浮土都没有。（——什么前尘往事？）

河边立有石碑一块：“通天河”。

径过八百里，亘古少人行。

好像到了世界的最边缘，还是世界最开始的地方由此进入世界？

八戒说：“罢了，来到尽头路了。我们回家罢。”他的声音被滔天的大浪淹没。八戒也不在意，随手捡了一块石头往河里扔。石头咕嘟咕嘟沉了下去，像八戒的声音一样被顿时吞没，像宇宙流光吞没一个人那么微不足道的一辈子，哪怕吞没一眨眼间的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一个人算什么？一个朝代算什么？（——什么都是一块石头——前尘往事……）

“算不得什么。”八戒嘟哝了一句，又是被吞没了。八戒不在意，反正自己是说过了，没法知道河有多深，那么，“我肚子饿了。”八戒大喊了一句。三藏赞赏地看了他一眼，然而一眼之后满眼都是悲天悯人的忧伤，他说：“你虽试得深浅，却不知有多宽阔。”

行者道：“我看看。”

行者一个筋斗跳在空中，定睛一看，陡然一凜。看不见对岸。行者的眼睛，白天可以看见一千里，夜里能看三五百里，但是，彼岸遥不可及。行者的眼睛也看不出凶吉，不能定宽阔之数，不能定深浅之数，不能定河流长短之数。

行者在空中一个激灵，被北斗星百万年前寒冷的光芒刺了一下眼睛。百万年前它就上路了，一路百万年冰川的风霜，今天才到河流的上方，就像河流过来时以为有河，但是也许它的源头已经干涸。不能定四维的东西，不能定天数。行者虽是天真地秀的英雄，但还是凡间的生灵。他仿佛看见沉沉黑夜，没有一星渔火，一条通天大河吞没了所有的山岳，于是打了一个激灵。

行者回到地上，禀明三藏道：“这条河，看不到边。”

沙想，这是海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三藏已经坐在河边泪如雨下。

行者见三藏兀自痛哭，不由得也有些发愣，想起过去愚钝迷性的种种，想起现在愚钝迷性的种种，想起将来愚钝迷性的种种。谁与我息息相通？谁与我惺惺相惜？眼圈微红。

沙想，海是渡不得了，精卫填海只是徒劳，执著不知悔改，终究在泥沼中不能勘破脱身。有的河流，广袤无边，不是我等渡得的。以微不足道为中心，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无能为力之逝去。沙想，行程不知从何开始，却至此尽头了么？那么行者，我们的生命如何继续？

八戒肚子饿。走不下去就不要走好了。身后周遭也有庄院人家，有炊烟、田地、饮食男女。这个时候爷娘哄夜啼的儿郎安睡，不一样的人熟睡的鼾声，寻常夫妻的谨慎朴实而不失趣味的狎戏。八戒的耳朵有的时候很尖。他喜欢人世的各种声音。他喜欢生活在这种声音里，觉得踏实和快乐，加上还能闻到炉膛里有未熄的火，灶上锅里盖着剩下的饭菜香，土地里青草的味道，蔬菜瓜果的味道，女孩子呼吸的味道，胭脂的味道，地窖里酒的味道，醉人的味道。寻常的气味就像寻常的声音一样是八戒热爱的。他很高兴走不了了，可以敲一户人家的门，借问能不能借宿一夜，不知道那户人家有没有个待嫁的含羞女儿。但愿，至少有人间烟火、家常小菜，这就是八戒的愿望。夜已深，我们留步罢，我们在人间烟火里留宿罢。

滩头栖着几只野鹭，半眠半醒，谛听着水声，呆若木鸡。

这时，或许三藏哭得累了，望着河水，双掌合什，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2

自河边折返漫过沙滩，有一簇人家住处，约摸四五百家。夜深人静时，柴扉已掩，竹院尽关。白日里牧童短笛、布裙捣衣的声响也入了梦境。不时有一声两声忽远忽近的狗吠，从疏落的篱笆里传出来。小河道里泊着黑蓬的渔船，大片大片的雪白芦苇扫着月亮。

三藏下马，敲月下门。

“笃、笃。”

三藏摘了斗笠，抖了抖褊衫，拖着锡杖。月亮照着这个男人英俊的苍白侧面，神如秋水，面莹寒玉。他直而挺的鼻梁，他紧抿着的嘴唇。他的纤长敏感的手指第三次在人家的木门上轻轻叩击，连这一个动作都优雅动人，“笃”。随后，凡人家的门就开了。

门里一个老者说：“长老，来迟了。”

来迟了？什么来迟了？行者一旁听得骤然一恍惚，三藏道：“怎么说？”

老者道：“来迟了，就没有东西了！早来的话我家里斋僧，尽吃饱饭，熟米三升，白布一段，铜钱十文。你怎么这时候才来？”

三藏躬身道：“老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往西天取经的。今到贵处，天色已晚，特来告借一宿，天明就行。”

老者摇着手道：“和尚，你唬我？东土大唐，到我这里，有五万四千里路，你用走的？怎么走的？走了多少步？”

走了多少步？他这一问又叫沙一惊，从哪里开始？走了多少步？难道我们的行程真的从五万四千里之遥的大唐算起？我的使命就是计算通往西天的路途上行走的脚步，可我从来都无从数起，我总是把那些脚步弄丢，然后又要从头数起。假如像现在这样，走到走不下去的时候，回头寻向人家，那这路途，又算不算作是通往西天之路？

八戒不高兴地说：“老头，唬你知道怕么？”

老者朝八戒瞪眼，说：“又说是取经的。取经的我怕什么？你不会是强盗罢？”

三藏静静地看了八戒一眼。八戒刚要开口，又闭了嘴。

三藏道：“从来处来，自然来得。”

老者还是堵在门口，没有一点想让他们进去的意思。三更半夜，小心也是常理。忽然从门里传出一个很小的女孩子的声音：“你来啦！”

三藏看见一个六七岁模样的小女孩，穿着鲜红的衣裳，两边扎着的辫子柔顺地披散在肩上，刚从睡梦中惊醒下床的光景。唇红齿白、肤净胜雪，还忘了穿鞋子，赤着一双小小的雪白的脚，在黑夜里白得惊心动魄。小女孩还有些懵懵懂懂，未曾完全醒来的样子，跌跌撞撞从内屋穿过深夜的院子跑出来，站在老者身边。一双眼睛却分明清清亮亮，乌溜溜地望着三藏，目不转睛。

行者见这小女孩竟有一种轻轻的疼惜。

小女孩忽而璨然一笑，经过老者的身边，过来扯了扯三藏的衣袖，仰起一张小脸看他，“你来啦？你为什么不进来看我？”

三藏就是被这个小女孩拉进陈家的住宅的。然后三藏以为如此稔熟是有因缘的，于是他以为自己出家以前姓的是

陈。他说这是他的华宗，其实只是他从这一刻才以为是这样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出家以前的事，那些浮尘往事，说是金玉美质，喝过忘川水，投胎沦落作凡俗卑微，等天人指正，验明正身，才扬了眉吐了气，总之，是记不得了。

老者在一边干咳了两声，说：“这是我家小女儿。”

这次八戒朝他瞪眼睛：“你的？这么俊俏的小丫头？这么小？”

老者面上表情有些讪讪的。行者、八戒、沙就跟在三藏和那小女孩身后进了房子。

3

房子里，三更半夜，还有几个和尚在念经，雨打芭蕉似的敲着磬和铃，点点滴滴，袅袅离别青烟。那几个和尚一见三藏四人进入，略有灵气的僧人便大惭变色，匆匆离去。三藏问：“这做的是什么斋事？”

小女孩微微一笑道：“是一场‘预修亡斋’。因为我就要死了。”说到后面一句，神色还是不免有一丝凄惶。行者心里又是一疼。

八戒抢在前头问：“什么？别胡说！”

小女孩正色道：“生和死的事情是大事情。我为什么要胡说？”

行者暗忖，这女孩小小年纪，已经了然知道生和死是大大事，然又能泰然道来自己的生死，委实宝贵。难道她知天命？她六七岁的华年？

行者问道：“怎么你就要死了呢？”说出这话，心中也有了小女孩眼中一抹凄惶。

小女孩这时才第一次看行者，这一眼看得天然清灵、惊鸿落霞。小女孩道：“不远处的河边有一座灵感大王庙，供的那大王是保佑黎民、施甘雨、落祥云的。这大王一年一次祭赛，要一个童男、一个童女、猪羊牲醴贡献他，不然会降祸生灾的。今年轮到我家了。那童男是我表弟，童女，就是我。明天就去了。”

八戒听得心头火起。道：“岂有此理，那什么劳什子灵感大王，就是个妖怪！”

小女孩反冲他嘻嘻一笑，见行者似乎有些伤感，放开扯着的三藏的袖子，伸手来拉住行者的手，柔声道：“其实也没什么，你知道么？这一年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我呢？我只是个小姑娘罢了。”

行者险些掉下泪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孩道：“一秤金，我叫陈一秤金。”忽又想起三藏来，另一只手又去抓住了三藏的衣袖。

陈澄即那位老者已吩咐童仆看茶排斋，请四人上座，又对一秤金道：“你去睡觉好不好？”

一秤金摇了摇头道：“我不睡了。他来了，我没有时间了。”

八戒看到排得整整齐齐的素果品菜蔬、面饭、米饭、闲食、粉汤，非常高兴，一边动筷子，嘴还腾出空来问了一句：“一秤金，为什么叫一秤金？”

陈澄道：“我五十岁上还没有儿子，于是修桥补路、建寺立塔、布施斋僧。有一本账目，哪里使三两，哪里使五

两，到了有这个女孩儿的时候，正好用了三十两黄金。三十两是一秤，所以就叫一秤金。”

八戒道：“你多大年纪了？”

陈澄道：“六十三。”

八戒道：“呵呵。”

陈澄道：“你笑什么？”

八戒道：“呵呵。没笑什么。”

一秤金坐着，忽然又对三藏说：“我明天就要走了。我还有事，你陪我来。”拉了三藏就往里屋走。

行者方才倏地感伤，全然是为了一秤金的神情态度，倒并非真觉得小女孩会断送性命。又是一个妖怪，无数蠢蠢欲动不得安宁的妖魔之一，除去就是。大不了恶战一场，五百年前大闹天宫，齐天的叱咤张狂，今日又怎会畏惧一介妖魔草寇？何战足畏？

一秤金一走，行者便道：“那大王是什么嘴脸？”

陈澄道：“从来没有见过。他来的时候，就是一阵香风。我们就连忙满斗焚香，老少望月下拜。”

八戒道：“咦？你还有个侄子呢！在睡觉？”

陈澄道：“是呀，名叫陈关保的。”

行者微微一笑道：“我不会让她死的。”

八戒道：“嗯，抱那男孩出来看看。”

陈澄犹豫了一下，把男孩抱出厅上。这小孩分明不知死活，笼着两袖果子，一脸睡意，等清醒些了，咧嘴就是一笑。

八戒呵呵一笑，道：“男孩儿倒拙了。”

陈澄不知怎么答他，只好当没听见，不料八戒又道：

“这倒有几分像你孩儿。”陈老仍然装作不理，面露愠色。

行者忽然变作陈关保的模样，面目相同，可是灵动非凡，在灯前跳起舞来。看得陈澄目瞪口呆，扑地跪地。

行者现了本相，淡淡道：“我替了他去就是了。”

“至于女孩，我决不会让她死的。”

说着这句话，他看见三藏牵着一秤金走出来。

4

一秤金是要三藏陪她去梳妆打扮。

小女孩眉目如画，自是不施粉黛。三藏静静地坐在一旁，看她在镜子前临水照花。她梳她柔软的发辫，头上戴一个八宝垂珠的花翠箍，穿上红闪黄的拧丝袄，腰间系一条大红花绢裙，披着官碧缎子棋盘领的披风，腿上系两只绀金膝裤儿，最后穿上一双虾蟆头浅红拧丝鞋。

“好了。”她说。

她走出来的时候，正好听见行者那一句话。行者也看见盛装的她。她仿佛知道行者说出的话好比一句誓言，是齐天大圣说出的话，是海枯石烂无可转移的，感激地朝行者笑了一下。行者竟有种惊艳的傲气陡生，想当年呼风唤雨苍日清岚气吞万里江山笑傲三界。（前尘往事……）

“我决不会让她死的。”他说。

此际，鸡鸣，破晓，见太白。

5

八戒变不作小儿女，于是行者变作陈关保，和一秤金坐在桌上的红漆丹盘里。听得门外锣鼓喧天，灯火照耀，村庄里众人叫道：“抬出童男童女来！”四个后生抬将起桌子，陈澄扑通一声跪下叩首涕泪交加：“我的女儿呀！我的好兄弟呀！长老呀！”可是喧闹中没有人理会他喊什么。直到人群散去，八戒把他拉起来，不满地说：“哭什么呀？我大师兄用得着你这样一哭？都晦气了。真是的。”陈澄道：“但愿那位长老能护我孩儿平安才好。”八戒道：“废话。嘿嘿，不过，我倒没看出来，你还真先顾着你兄弟的孩子，怪可惜的。照我看，还是救那个女孩儿好，男孩儿嘛，就让那妖怪吃了得了。”陈澄道：“保儿是我陈家的香火——”说到这里，欲言又止，结果只是说：“金儿——只有看她的造化了……看她的造化了。”八戒懒得再理他，出门四下逛去了。

行者与一秤金被人颠簸抬着。一秤金不哭不闹安安静静，只是依偎着行者。众人将猪羊牲醴与他二人直抬至灵感庙里排下，童男童女设在上首。众人叩首祈福烧纸屋纸马喧嚷了半晌后散去。

周遭静下来。行者一时间想不出说什么。一秤金也不开口，只是有时恒定可是楚致地看他，看得行者有点觉得自己当真和陈关保一般年幼了。现世如今，显出千年前的他的童年，那是一种多么不可一世而孤独落寞。过了一会儿一秤金